

時代的陰暗面——《小丑》

記者 鄧萱婷 文

2019/10/20

於2019/10/3上映的《小丑》，是獲得威尼斯電影節最高殊榮—金獅獎，由陶德·菲利普斯執導的一部美國心理驚悚片。有別於以往小丑漫畫的原生性格，以及DC英雄電影刻劃反派角色的印象，是一個建基於精神疾病上的小丑。

本片述說一個人、一個環境如何錯縱交互的影響，進而使性格激進惡化。比起說它真實貼切，不如說這個名為亞瑟·佛萊克（瓦昆·菲尼克斯飾）的小丑，彷彿為每個人負面的結合體，因此我們對於劇情產生的認同，是針對符合自己心境的那一部份，而非行為，但隨劇情仿似逼真，甚至觀後令人對其行為感到合理，不免使社會擔憂群眾的模仿效應，美國軍方甚至為此下令各州嚴陣以待，並禁止奇裝異服進場觀影。究竟如主角亞瑟遭遇類似者是真有其人嗎？我更願意說他是一個受時代陰暗面迫害的警世象徵，這個小丑想告訴我們什麼？



亞瑟逐漸走入極端，成為殘酷的小丑。（圖片來源 / 華納兄弟）

世界缺少的傾聽與同理心

「你沒有在聽我說，對嗎？你每週只會問我，工作如何？有沒有負面想法？我滿腦子只有負面想法。」

你常常真心去聆聽他人的內心嗎？亞瑟身處社會階級分流的大環境，被貧富金字塔壓在底端的他飽受世界的漠視，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真正存在過，這樣嚴重的字眼，卻連以傾聽為職的心理諮商人員，都輕易地忽略；亞瑟曾多次想喚醒老闆、社工和市長湯瑪士·韋恩（布雷特·庫倫飾），最後是莫瑞·法蘭克林（勞勃·狄尼洛飾），要他們多看看與他們不同階級的人，生活有多苦、社會環境有多糟，然而富裕的那些人卻看著以嘲諷社會階級為題的電影——卓別林的《摩登時代》，拿更多如亞瑟遭遇般的人來笑話。

整部片的核心價值是一種同理心，每回當亞瑟還來不及解釋自身無法克制大笑的病症，就被人當成笑話並且霸凌，象徵正義的警察甚至嘲諷為「clown thing」，我們都太容易用自己的價值觀套索在他人身上，規定什麼是正常、什麼是不正常，就像劇中所提：「對精神病患者最殘忍的是，人們總是希望他們表現的如正常人。」被解雇後走向陽光的Joker亞瑟，象徵離開名為正常的世界，而在他新世界裡唯一存活的人，是和他一樣被人視為不正常的「侏儒」，但反思亞瑟在大家都在嘲笑侏儒的時候，他又何嘗不是丟出暗箭的人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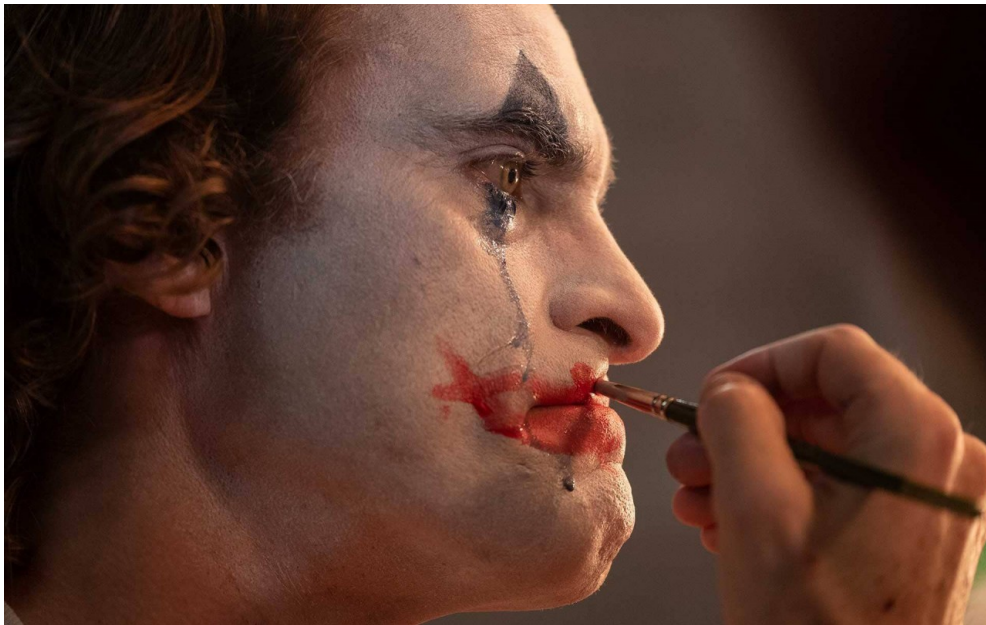
亞瑟試圖逗小孩子開心，卻被婦人說為騷擾。（圖片來源 / 華納兄弟）

笑容與舞蹈的意義與變質

「常笑，常在。」類似這樣、提醒你要時常掛上笑容的話，相信你也聽過不少，

亞瑟的媽媽也是從小這樣告訴他，要他志在帶給這世界「快樂」。大腦受創導致他患有情緒調節障礙的假性延髓效應，讓他時不時就會無法控制地大笑，這樣的癡笑癲癇症狀，助長夢想的同時也毀滅了夢想。就像終於站上個人脫口秀舞台，他的病症又再次被當成笑話，不同的是，這次不僅透過媒體惡性傳播，起源的人甚至是他從小到大的偶像莫瑞。「成為像莫瑞這樣的諧星」原是亞瑟的夢想，如今變成武器傷害了他；「引起社會的關注」也是他的夢想，但就如莫瑞毀了他，他引起的「小丑」熱潮也毀了高譚市，夢想變成了武器，或許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這部片中的亞瑟有假笑、無法自制的大笑，和Joker的狂歡笑，分別代表著孤獨、悲傷與自豪，笑容的意義不再一定與快樂做連結，越笑越悲傷、越失去自我，正是小丑的寫照，而笑容象徵的變化，也看出亞瑟從自卑到以自我為中心的改變。不得不說瓦昆的演技真的令人敬佩，劇中舞蹈也有三個層次：小丑舞、慢舞和Joker的輕快舞蹈，也是他與導演陶德在開拍前就日夜鑽研劇本的成果。



亞瑟越笑越悲傷。（圖片來源 / 華納兄弟）

死亡變成一種存在的證明

亞瑟在日記中寫出希望他的死比存在更有意義，不難發現，他總是以死來做一種笑話，不論是在脫口秀上當喜劇演員的笑話（笑不出來雙關，成功眾人就啞口無言，與失敗就至異議者於死地）、還是在莫瑞秀上的司機酒駕笑話。幽默這件事的確很主觀，喜劇演員不斷隨著環境（觀眾的主觀認定）汰舊出局，那些亞瑟認為不該存在的壞人遭到淘汰是他認為對的且好玩的事，逐漸形成Joker自己一套是非對錯的標準，並且以極端殘酷的手法對待不對的人事物。渴望關注的他，得到來自社會的迴響卻總是因為他很怪、他殺了誰、他認為死是好笑的、他引起了什麼騷動，或許他不真正認為殺人多好玩，而是嘲諷世界對他的關注是建立在人們所認為不好的事情上。

小丑世界的虛實真假

片中多處明顯是亞瑟所幻想的情節，與女鄰居的正常戀情、莫瑞秀中最特別的觀眾、個人脫口秀觀眾的好評，瓦昆也在訪談中提到，他唯一認為真實的事便是亞瑟小時候受到的家暴（資料來源：[Youtube](#)），「原生家庭是影響一個人性格最大的因素」是一個基本心理學理論，亞瑟媽媽的妄想症是否在亞瑟身上又變本加厲？你可以說媽媽與市長的私情真實存在，因為末段亞瑟手中那張照片背後，市長親筆寫下喜歡媽媽的微笑；你也可以說其實亞瑟並沒有殺人，因為右撇子的他總是用左手開槍；你甚至可以說整部電影只是亞瑟在殺了最後白色房間裡的社工前，為了減少不安與愧疚，而幻想出的情節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，因為當時的他還認為殺人是對的，而判斷的理由就因為他的情緒失調症狀在確認媽媽病史後，開始可以自制，我們知道整部電影的關鍵是他的病情，若這把鑰匙不存在，那劇情也可能是虛幻的；但不管怎麼樣，導演用一部電影的時間告訴我們一個人如何被一個大環境摧毀，片中多處手持攝影象徵大時代的動盪、人心的不安，和最重要的一亞瑟扭曲的思想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亞瑟知道自己是領養兒之後，那場大雨彷彿把內心潰堤的淚水傾洩出來，而亞瑟卻還壓抑地沒有放聲大哭。

蔡依林看完也表示：「小丑面的我，只有悲傷，而非刻薄與自私。」不尊重生命的人終究是不對，但這不是《小丑》要告訴我們的，而是警惕我們都該對周遭多一點關心，時代陰暗面可以是冷漠、可以是霸凌，尤其是科技進步的時代，網路霸凌更是新的課題，每個人若多為自己的言行舉止負責，多釋出關心與在乎，或許多少可以讓這些遭受迫害的人們，生活過得更好一些。

縮圖來源：[華納兄弟官方網站](#)

關鍵字：小丑、瓦昆·菲尼克斯、陶德·菲力普斯、精神病、DC



記者 鄧萱妤



編輯 林怡恩

